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号: 10320081152308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南宋时期江南西路基层社会初探

——以《夷坚志》为中心的考察

The Primary Research on the rural society
in JiangNanXiLu of the Southern-Sung from YiJianzhi

杨辉建

指导教师姓名: 刁培俊 副教授

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史

论文提交日期: 2011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1 年 7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1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11 年 7 月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摘要

作为一部志怪小说，《夷坚志》蕴含了丰富的宋代社会史料。借助这些材料，可以展现出南宋时期江南西路基层社会中的诸多领域，乡民生活的诸多场景大都活灵活现。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动物在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乡民头脑中也存在朴素的动物保护理念。再者，也呈现出民众职业类别丰富多样，且各自发挥着自己的技能，服务于社会。另外，富家子、恶少年、士人群体等皆在基层社会中活动，而巫医僧道作为“流动的菁英”更充斥乡间。除此，“邻里”亦作为基层社会中的一种无形力量，规范着村民的秩序，限制着村民的相关行为。官民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上而言，则是民众通常避免接触官方，而有接触之时，又多是“冲突”。

关键词：宋代；江南西路；《夷坚志》；基层社会；邻里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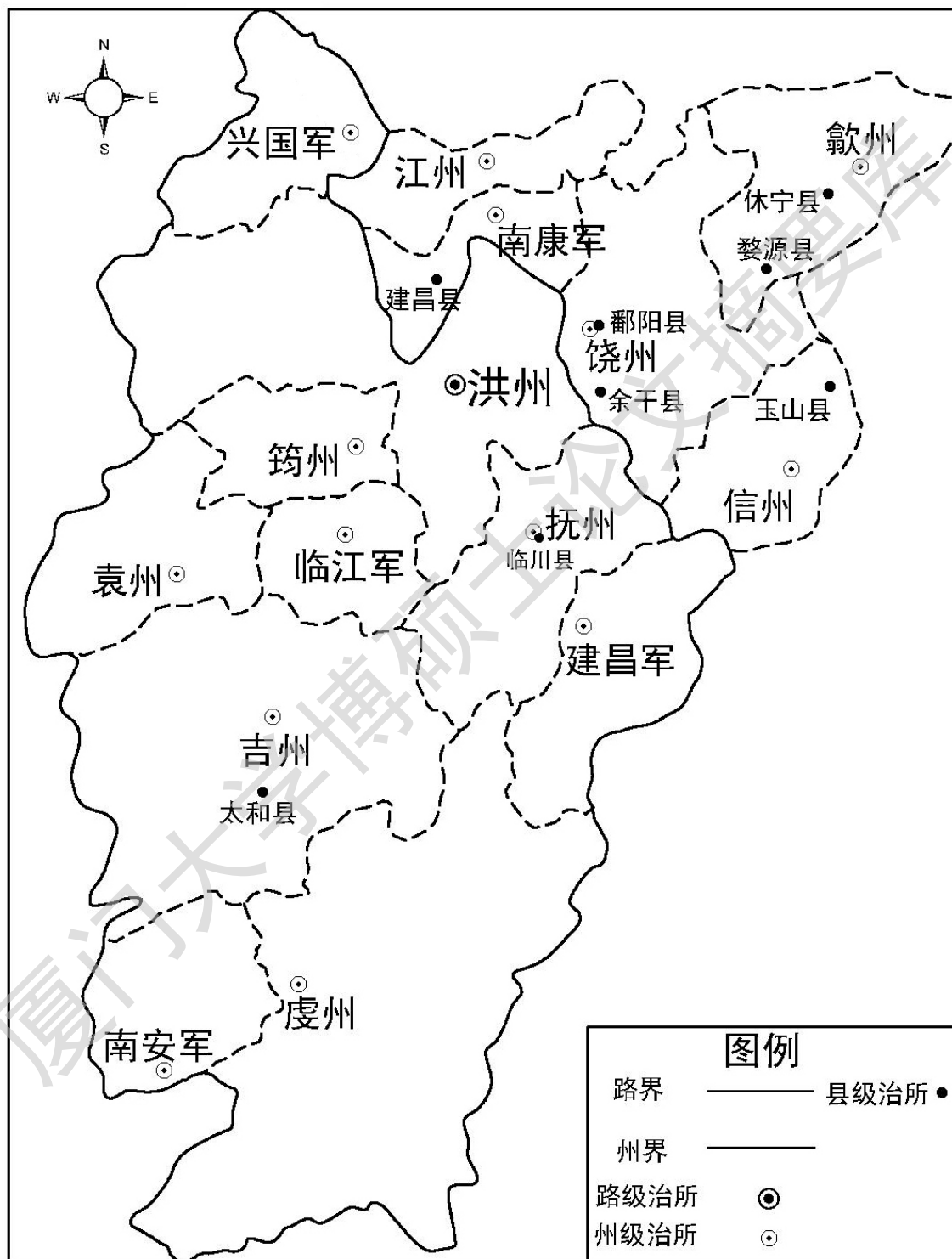
Record of the Listener(YiJianZhi 夷坚志)is a renowned ZhiGuai (志怪) collection from the Song Dynasty written by Hong Mai during his later years.It preserves much precious research material on daily life of the Song, and also heighten the reader understanding of society in the late Northern / early Southern Song age. As YiJianZhi provides a wealth of society source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from which we can see different territory in the rural society of JiangNanXiLu (江南西路) during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 just like the people's daily life scene. Through the studying, we can know that the animal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ral public's life,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villagers have the Animal protectionist ideas。Second, many people have different occupation which constitute their economical life.Third, the spoiled rich kid,vicious juvenile and the literati play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public affairs. The medical man and wizard as the roving elite also intersperse in the country.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neighbors has potentially limit the villager's related behavior. As far as be concer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the public,we can see the common people often avoid contacting with the officials, once contacting, they always become the victims of conflict.

Keywords: Song Dynasty; JiangNanXiLu; YiJianzhi; Rural society; Neighborhood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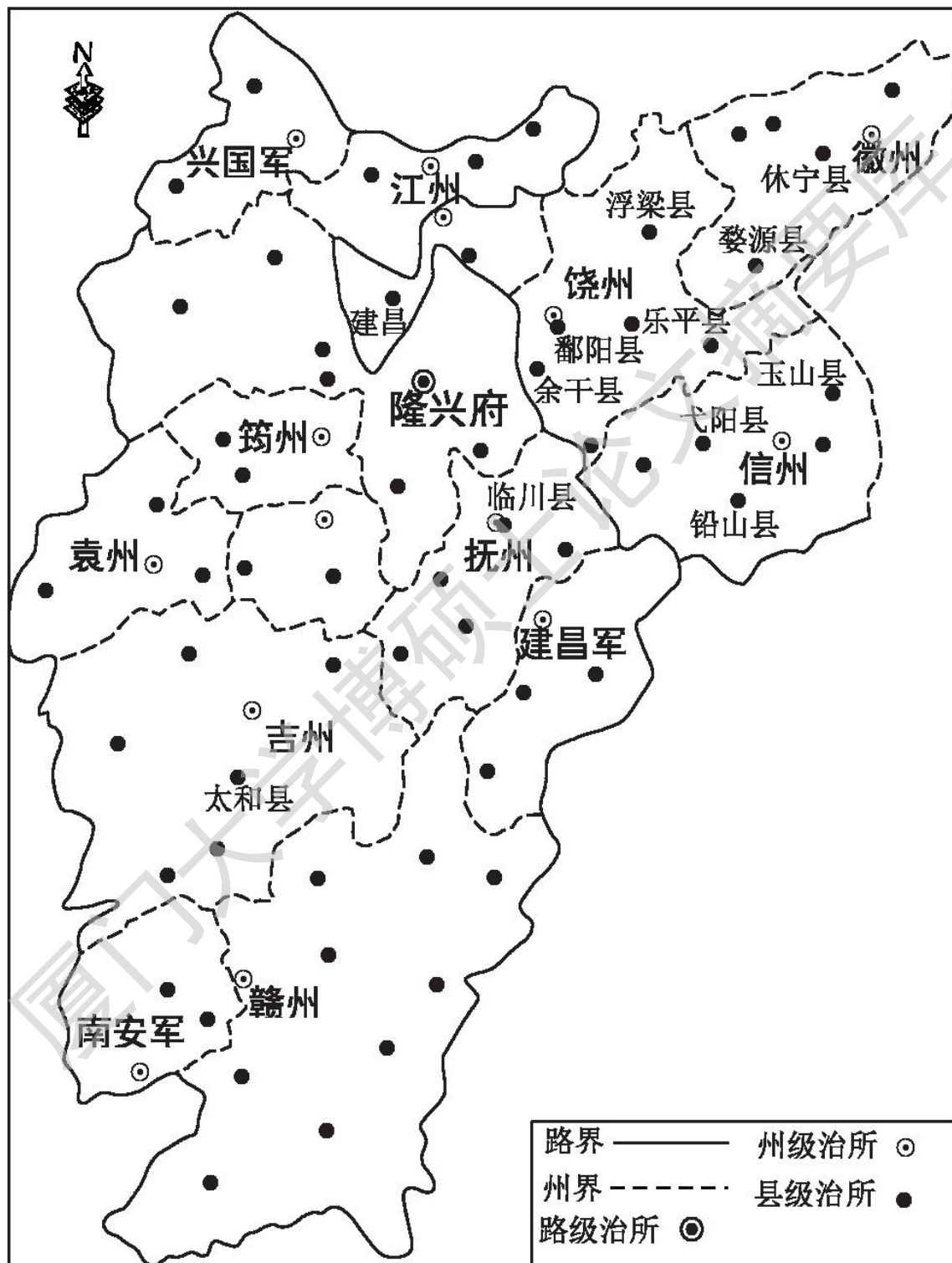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学术史及相关问题	1
第一节 区域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1
第二节 学术史评论与回顾.....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意义与展望.....	9
第二章 民间何在：《夷坚志》所见南宋时期江南西路的地方社会	11
第一节 “无名之辈”的历史——围绕“行第”的一个考察.....	11
第二节 基层社会中的动物与人.....	15
第三节 基层社会中的经济生活.....	21
第四节 基层社会中的“身份”——再论“民间力量”	29
第三章 无形的力量——略论基层社会中的“邻里”	48
第四章 结 语	51
参考文献	54

附图一：北宋政和元年江南西路并湖东地区示意图



地图来源：基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江南东西路改绘

附图二：南宋嘉定元年江南西路并湖东地区示意图



地图来源：基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江南东西路改绘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第一章 学术史及相关问题

第一节 区域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一、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概略思考

何谓“区域史”，近二十年的中外学术发展，大致可以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框架^①。就笔者的体会而言，区域史研究的形式乃是先有“区域”再有主题。这有别于传统史学论著以主题为先，不分“区域”的形式。以宋代江南西路为例，在此地域内，我们可以讨论诸如地方财政、基层社会等主题。相反，我们以地方财政、基层社会为主题进行研究，可以不限定区域。这种形式上的不同，无疑会对发掘历史现象、阐明历史过程，产生认识论上的差异。相较而言，区域史研究更能全面贴近研究对象，但不分区域的研究主题也会为区域史的研究提供认识上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历史研究有不同的主题层次，这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史学思想的影响^②，同时与史料的层面也存在直接关系。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区域史的研究与“历史地理”更紧密相关。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从历史研究地理还是从地理研究历史^③。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专业分工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国内历史地理学者的区域史研究往往多重从“地理”研究历史，多有忽视“历史”对“地理”的改造，以至于“地理”有余，“历史”不足。而传统断代史学在进行区域研究的时候，往往又有忽视“地理”的倾向。要真正切实推进区域史的研究，除两个领域学者的交流对话外，我们必须拿捏好“历史”与“地理”这两个在区域

^① 国内这方面的集中思考，如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行龙、杨念群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包伟民先生亦对“区域史”本身的概念作了讨论。他认为区域史研究展开的要义之一“是要摆脱政区地域范围的束缚，而从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地理上相对统一性、经济与文化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的特定地域出发，来设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参见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宋代区域经济研究的概况，可以参考郭丽冰：《〈夷坚志〉中的劳动妇女》，《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就国际史学潮流而言，年鉴学派可说始开其端。施坚雅、黄宗智、杜赞奇等美国学者在区域史领域也有相关可作范式的论著。日本学者在明清地域社会研究方面则主要是森正夫发其序，后渐成潮流。而森正夫等一些日本学者与中国“华南学派”主要开创者傅衣凌教授又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可说以中国“华南学派”为代表。有关区域史方面的理论反思文章，数量庞大，这里不一一列举。

^② 即从国史到地方史志的层级编纂传统，包伟民认为地方志书编纂传统“眼光局限于一定政区范围内的史事实录，甚或是史事堆积，较少宏观的视野、全局的关怀，常因后世政区疆界的限定，忽视本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全局的关联，不免有削足适履之嫌”。参见包伟民为陆敏珍《唐宋时期明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一书撰写之《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③ 历史地理学者郑德坤先生在其《中国历史地理学讲义》（厦门大学图书馆特藏室藏，油印本，未刊）中简单分析过如何从历史研究地理、如何从地理研究历史这两个问题。

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核心要素。行龙先生说“要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①，强调历史学为本位。这也表明，最好别在“田野调查”中淹没了史学的基本方法。

再从史料而言，有国家层面之史料，有地方社会层面之史料。宋元及以前的地方社会史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原因，至少可以说是“地方史料”相对—欠缺于明清。所以要—重构宋元地方社会史，除利用宋元方志、明清方志保留的宋代史料外，更主要的还得寻求其他材料，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官箴书”、《祠山事要指掌集》及《水浒传》、《夷坚志》等著作中的“背景史料”^②，然后结合国家层面的相关史料，或可—重塑一个较为立体的地方社会图景。

本文以《夷坚志》为核心材料进行讨论^③，关于《夷坚志》作为历史材料的真实程度，刘静贞认为“无论这些怪力乱神之说，是否确属于虚乌有，其所能引发我们兴趣与注意的，当然不是其作为‘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如何，而是希望透过这些令洪迈及其读者着迷的超自然情事，发掘一些环绕于神鬼故事周边，与宋人现实生活问题相牵连，相关涉的一些想法、观念”^④。刁培俊先生认为《夷坚志》—一书—的资料主要有四种情况，即“有些资料是作者‘不经意间’留下的，完全可视之为原始材料，不加辨析即可引用”^⑤；“有些故事经过了原作者的加工润饰，仔细分辨，不难发现‘未被加工润饰’之前的历史本相”；“有些故事，即使是神仙鬼怪的故事，也并非完全是荒诞不经，好多故事都有其政治、经济或是文化的社会根源和背景……颇值得进一步认真—考索和分辨”；最后则是“纯粹属于荒诞不经的神仙鬼怪故事，几乎没有任何反映‘历史’和‘社会’的信息可以捕捉，完全不能使用”^⑥。以上对《夷坚志》材料四个层面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较

^①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开展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田野社会调查工作》，收入氏著《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第77页。

^② 《祠山事要指掌集》的版本与价值，可以参看皮庆生：《〈祠山事要指掌集〉的版本与史料价值》，收入氏著《宋代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水浒传》版本众多，主要是简繁两个系统，但一百二十回本中田虎、王庆故事，据研究，作者就是明末袁无涯、杨定见。所以在使用《水浒传》中背景史料的时候，需要更多的辨析。可参见马幼垣：《水浒二论》，三联书店，2007年。利用《水浒传》讨论宋代社会的研究较多，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63年。李埏《〈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庄园和矛盾》，收入氏著《不自小斋文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华山《〈水浒传〉与〈宋史〉》，收入氏著《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3年；王曾瑜《以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文史知识》2004年第11期。至于围绕宋江投降问题的争论，相关论文则更多，亦可以认为是利用《水浒传》进行宋史研究的例子。关于《水浒传》，200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利器《水浒传全传校注》则多利用宋代相关文献校注《水浒传》，有利于我们全面对比了解相关背景。《夷坚志》版本系统相对《水浒传》清晰一些，但亦存在版本不同导致的文字差异。不过据笔者阅读感受，叶本在文字、语义上更胜一筹。中华书局整理本《夷坚志》—版错误较多。具体的版本流传可参考张祝平《〈夷坚志〉的版本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2期。

^③ 学界主要利用《夷坚志》讨论宋代史事的论文亦不在少数，诸如宋德金《〈夷坚志〉中的宋金关系和金代社会》，文载张希清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陈元朋《〈夷坚志〉中所见之南宋瘟神信仰》，《史原》第19期，1993年。另外，古典文学研究者有关《夷坚志》的研究报告，亦颇值得历史学人参考，如李剑国：《〈夷坚志〉成书考——附论“洪迈现象”》，《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

^④ 参见刘静贞：《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⑤ 严元照《夷坚志》跋谓“其中间可以裨风雅资考镜者，当别择之”，对《夷坚志》的史料价值多有认识。

^⑥ 参见刁培俊《南宋“乡村社会”管窥》注释⑥，《国学研究》第二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为准确的利用《夷坚志》中的材料。从《夷坚志》叙述结构而言，既有史传传统的影响，亦有志怪小说的笔法，总体上说多数故事多是由虚实两部分组成，而每篇故事几乎皆是采用时、地、人、事开篇的叙事结构，就笔者看来这部分价值为大。每篇故事的核心部分往往是“虚”的，而“背景”则往往是“实”的。本文主要利用《夷坚志》，可谓是“单一史料”，不过这样也能更集中利用《夷坚志》，避免不同层面史料混用导致的“错位”。而《夷坚志》尽管也是来源于不同的“信息点”，讲述者身份亦存在差别，这就可能造成《夷坚志》中存在不同地域人的“观念”抑或是其叙述中对不同地域人的认识。但整体上这种差异从属于洪迈该书之体例与主旨，因而这些材料相对更完整、性质更统一。当下之论文往往大量混用不同层面与性质之史料，尽管“丰满”，但构建的历史场景则可能因史料书写者的出发点不一而存在内在的“歧异”。

二、区域史研究的田野经验

近年来，国内学者多有反思本学科发展的文章见诸报刊^①。笔者最大的体会便是历史研究中要“落实”相关思考。此一所谓“落实”，既有对西方理论透析后在中国“史境”中的“落实”，也有将方法“落实”于具体研究对象，更有史料“落实”于主题等诸种类型的“落实”。而目前之区域社会史研究往往并没有处理好这些史学研究中的“落实”。

从学术史上看，笔者也注意到，现在的研究越来越“模式化”，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当然“模式化”也倒是能说明其学科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行业规范”。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学论著似乎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越来越有“技术化”的倾向。实际上，这些问题牵涉太多，并非易回答。拿区域社会经济史来说，可以发现，在理论方面摇旗呐喊的总是那么几位学者，他们的动向和理论思考的文字更容易被关注、被反复阅读传播，也更容易被实践到研究中。

另外，涉及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问题是“田野经验”^②。可以发现，如今研究区域社会史的青年学者大多是在大城市背景下长成，国内五六十年代出身的学者当还具备乡土经验，但是新一代的以及国外研究者已经与这个经验出现了断裂。有鉴于此，或可谓之，城市学者的乡村研究。既然强调田野调查，如果又不只是收集资料的话，那么这种研究思路应该是重视经验，或者说体验的。说的更具体点，研究者想进入历史发生的“场景”，而不是单纯的历史记载。但是，毫无乡村经验的人，即使他们已经阅读过大量材料，果真能在短短的田野调查中

^① 与本文相关的如张小也《历史人类学：如何走得更远》，《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该文根据张小也自2007年12月至2008年8月间对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等学者的访谈而完成，颇代表了“华南学派”学者对区域史研究相关问题的看法。

^②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又，张侃：《走进历史现场：论“田野工作”与大学历史本科教学》，《历史教学》2007年第12期。

更深刻的认识研究对象吗？实际上，这种田野调查还不是“生活”，因为生活没有那么多目的。思维已经被训练好，对象已经被改造过，这一切已经不是古人旅行那般，不是司马迁、徐霞客那样的实地考察了。有意思的是，王国维当年说的“地下”，在区域社会史研究这里，也许就是“民间”了。

当然，田野调查的价值亦不容忽视，就明清以前的史学研究来说，田野调查能提供的或许更多是走进“历史现场”的一个手段，毕竟从地理时间上说，一千年弹指挥间，故而从“当下”亦可直观的看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空间”，当我们处在自己所研究的区域中时，相信更能体会到“历史之感”。

三、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区域史研究中的“权力”问题

在目前的学术进展下，对地方权力演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是笔者却发现不同的背景与区域，最后的结论却是非常雷同，无非“合作”、“对抗”等模式。当然这也许是笔者眼力不及，思考不深，以至于觉得“雷同”。明清学者有关地方权力的看法可暂不引论，宋史学者邓小南先生有关基层权力的几点看法倒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借鉴。在讨论基层社会水资源管理这个问题上，她认为“‘民间’与‘官方’二元对举的分析框架，至少不完全适合于讨论传统地方社会”。同时进一步指出：

即便是与“官方”相对的“民间”，自身也有着以绅董、渠首为代表的“中心”与下层使水户构成的“边缘”之分，也有经由渠册肯定确认的权力等级，也有层级鲜明的“体制”和“权威”。就“民间”内部而言，一般地，“精英”和“大众”是指两相对应的、在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和权力占有方面互不相同的社群；而我们从洪洞的水利共同体中所看到的，一方面是不同社群身份层次复杂的分化，另一方面又是彼此间密切的连接与组合。^①

“官方”与“民间”，很大程度上即是上层权力与基层“权力”，当然“民间”还包括民众自发的群体行为。邓小南先生的结论尽管是在研究基层水利社会时所提出，但是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传统帝制中国底层权力的认识。在研究宋代乡村社会的时候，也完全可以借鉴参考。同时，涉及到“权力”问题，也必将涉及到“群体”等概念，但由于利益的不同，很难说目前的一些划分较为理想，反而可能增加叙述的麻烦，将底层社会碎片化。其原因正如上引所言“一方面是不同社群身份层次复杂的分化，另一方面又是彼此间密切的连接与组合”。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笔者也相信从上而来的权力与地方自下产生的权力

^① 邓小南：《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民间”与“官方”》，原载《暨南史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今据氏著《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第471页。

在地方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后者更为重要。笔者不觉得在区域中是权力地方化，反而认为地方的一些权力不是来自上层，而是来自下层民众，是自发形成的。从这个意义出发，更是笔者认为是“民间”。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多数时候指的则是影响力。故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多关注社会中与一般民众有异，但却较为“活跃”的“人物”，如屠者、兵家子、恶少年等。

四、从没有历史的人到人人都有历史

这里所言“没有历史的人”不是说他们就真没有“历史”了，而表达的是他们经历了一个被发现、被重视的过程。当然这又与区域史研究的史料扩展有关。我们阅读区域史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文中提到的名字是那么的陌生。以往一个在族谱中普普通通的名字，可能被凸显出来。区域史的发展，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让过去几乎没有历史的一部分人变得人人都有了“历史”。同时历史田野调查的方法给人的感觉也是更加注重“真人真事”，认为这样的“真人真事”才是真正发生的历史，更可信的历史^①。总而言之，区域越小，凸现出来的人就越多。如当我们“眼光向下”，则可以见更多小人物，如《夷坚志》中大量存在，但仅知其行第称呼的市民、乡民、娼女等。

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过“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里当然不拿来讨论历史本体论或者历史虚无主义，主要是发现这句话用来诠释口述史倒非常恰当。那些被淹没的人创造过“历史”，现在他们被历史学家重新创造出来。不过在过于现代的史学论文叙述中，又有几分历史的记忆呢？反而，《夷坚志》这类听者的记录，更能让我们看到鲜活的“历史”。同时，书写大众化、网络普及、数字文献等等确实可以让“人人”都成为“历史学家”。一群非职业化的历史研究者，必将开始涌现出来，这对职业研究者必将是个不小的挑战。对历史普及，对打破封闭则将是有意义的。然而，不能不看到，当下的“实用历史”甚嚣尘上，不但无益于历史研究，反而可能误导民众历史思维。职业历史学家是否该回应这些“实用历史”、“网络史学”呢？固步自封是不行，一旦跨界沟通，很可能又滋生争议，毕竟没有对话基础的沟通，最终必将沦为意气用事的“鸡同鸭讲”。所以专业学者与普通民众的沟通，将是一个漫长与艰辛的历程。

^① 宋史研究者柳立言先生曾谈到“研究历史，应以人为主角，以物为配角，故笔者较重视真人真事的案例”。见其《宋代的家庭和法律·前言》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这一思潮或许与年鉴学派有关联，而《夷坚志》倒确实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小人物的“真人真事”。但在乡村社会中，“物”的层面亦不容忽视。

第二节 学术史评论与回顾

在第一节中，笔者主要阐述了对区域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的宏观看法，这些思考来源于对区域史料与区域史理论文章的阅读，同时也将指导笔者对宋代江南西路基层社会的初步探析。关于宋代江南西路基层社会的既往研究，有必要从整个宋史研究的进展进行回顾。

首先，我们可以大致看到研究中的两个特征：第一，在早期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国家层面”的史料，当然一般情况下这部分史料都是最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部分史料譬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元文集或者一些较为显著的地方性史料如《淳熙三山志》等。进入某个领域时最初的史料阅读很可能决定了将来研究方向与主题，但这种情况也造成了早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上层”。第二，在近年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点“往下”之趋势愈发明显，开始更多注意并使用较低层面的史料，或可说是更接近“民间”的史料。同时也涉入一些不太“显著”的边缘地区或者将研究区域缩得更小。这实际上还是“从上往下”范式的扩展式研究。不过，从新近的学术发展看，似乎又有一种倾向，即直接进入较低层面的史料进行阅读与研究。这一倾向倒是让人觉得研究者更为相信基层的发生而不是“具文”的规定，同时也认为“民间”才是“真人真事”，才是更有意义的历史。对这种先从区域史料切入，然后在研究中不断涉及上层史料、上层问题的路数，一方面有其必然性，即上层问题多被研究过，已经成为“工具”性质的知识。同时，这样的路数其实也有其益处，即可以使研究者更快得获得“历史感觉”，寻找到“问题”。当然，如果不注重上层制度的规定，很可能无法真正进入“民间研究”。所以这两种研究倾向，尽管可以区分，但也是相互影响着的。从这个角度上说，由下而上的阅读与研究尽管更符合区域史研究的路数，但是必须不断往上牵连，以获得较好的宏观背景知识。否则，就“民间”而谈“民间”，研究的深度也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早期研究的议题多是涵盖有宋一代且不分区域。区域史的研究则更多的是先明确区域，再确定议题。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深入的基础。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在国家层面讨论的主题，在一个小的区域中依然存在。那么，我们从区域中再来讨论这个主题又有什么新的意义与价值呢？首先，可以避开王朝断代研究的窠臼，长时段地展现地方社会的发展抑或断裂，更清晰地透视地方社会的演变。在“统一”的叙述模式下，发掘出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的多元历史道路^①。这也正是从“地理”研究“历史”的优势所在。再者，有利于我们观察不同社会现

^① 有关中华传统社会多元化的问题，可以参看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另外，鲁西奇《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亦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文载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象在地方上的体现。这又进一步促使我们思考国家统治是如何实施、扩展，“民间”社会力量是如何生发，又是如何影响地方事务的。不过，在这里还需提及一点，一些学者基于地方小社会的研究“对话”过去一些趋势性的表述或者规定的做法，亦当警惕。并不是任何区域都可以成为“个案”，并不是每部地方志都能揭示出该区域的社会与“国家”、“中央”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当然“差异”必然是有，但是差异在何种程度才是有意义的，更值得思考。否则这种不断的“个案”研究，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①。

本文在地域上以“江南西路”为限，但又非止于“江南西路”，《宋史·地理志》谓：

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

这个总结限定了江南东西路的地域，尽管是从政区上而言，但亦包括了一个文化的地域。行政区域划分尽管有利于我们研究的空间定位，但多少造成与文化地域的割裂，所以本文在使用《夷坚志》材料的时候，也包括了江东的饶州、信州、徽州、南康军等行政区域。从地理研究历史，当先注意地理、经济、文化较统一的地域，但为行文方便，依然使用“江南西路”这一行政称谓。之所以选择“江南西路”为研究单元，一则，因《夷坚志》取资之便，二则，就笔者看来，由于洪迈籍贯鄱阳的缘故，《夷坚志》中有关江南西路的材料从信息传播的层面上而言，可能更为准确一些。当然，本文所呈现的一些历史面相，在宋代南方诸路中也有多存在。当然宋代江西也确实存在一些较为突出、普遍的特征，如好讼、尚巫、多盗等。好讼之特征，文献多有提及，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为恶贯盈》“饶、信两州，顽讼最繁”^②；南丰县“俗喜讼”^③；吉水“诉讼之纷纭”等等^④。尚巫，如知洪州夏竦言“当州东引七闽，南控百粤，编氓右鬼，旧俗尚巫”^⑤；乡居多盗，《夷坚志》中多有提及，以至于“人家往往蓄大鼓，遇有缓急，击以集众”^⑥。

就宋代江西区域研究的学术史而言，第一层面的学术研究，诸如《江西通史》

^① 对“个案”概念的思考，较为集中的讨论，可以参考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二《为恶贯盈》，中华书局，1987年，第456页。

^③ 王安石：《尚书度支员外郎郭公墓志铭》，《王文公文集》卷九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68页。

^④ 光绪《江西通志》卷六八。

^⑤ 《长编》卷一〇一夏竦奏文，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0页。

^⑥ 《夷坚乙志》卷一七《合皂大鬼》，第326页。

(北宋卷、南宋卷),主题涵盖广,面面俱到,为更小区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相关以“江西”为标题限定的论著多可以算入此类^①。第二层面的,则可认为是以州为区域的相关研究,如韩明士(Robert P. Hymes)、何安娜(Anne Gerritsen)对抚州、吉州的相关研究^②。再者即是对已有研究的综述与反思,如梁洪生、方志远的文章^③。另外,单以《夷坚志》为主要材料讨论地方社会的研究报告,因为限于史料,多是从较大区域进行概况研究,如《〈夷坚志〉反映的江西民俗》、《〈夷坚志〉中的劳动妇女》等^④。日本学者有关宋代江西方面专题成果较多,如青木敦、小川快之等学者对江南西路“健讼”问题的研究^⑤。

笔者以为,当前研究需更多的寻求新视角。尽管如上所述,国家层面的主题可以移植到区域中进行研究,但是如果对区域了解不够深入,那么很可能成为模式化的写作。要做的工作还是应该在细读基础文献上寻得差异,发现新的角度,并作出新的解释,同时加强区域与区域的比较研究。再者,宋代区域研究者不少对历史地理与明清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从明清史的发展反观宋元史的进程,也即倒看中国史,将是一有意义的课题。在已有的学术成果基础上,现有研究已经可以进入州县层面的区域,并展现出地方社会以往并不明晰的历史图像。最后,研究者对区域内非历史方面了解不够,往往只针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例如对植物、动物、水系航道、地质矿产、生态气候等缺乏必要的关注^⑥,而这些是影响区域社会的重要因素,与地方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综合性的研究需要研究者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深厚的学术积淀。本文对民间社会中动物的关注即是在这样思路下的尝试。

^① 如刘锡涛:《宋代江西文化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论文如张涛、宋三平:《宋代江西地区交通建设与维护述论》,《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宋三平、张涛:《论宋代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南昌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刘锡涛、萧云:《宋代江西农业经济发展概述》,《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此类论著亦较多,恕不一一。需注意的是,一些明清史学者与历史地理学者也多有涉及宋代江西历史的相关方面,值得参考。

^② Robert P. 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Way and Byway: Taoism, Local Religion, 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中译本:[美]韩明士《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Anne Ger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Brill Academic Pub, 2007; *Gods and Governors: Interpreting the Religions Pealm in Ji'an Jiangxi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01.

^③ 如梁洪生:《英语世界“江西历史研究”的回顾》,《史林》2008年第1期。方志远:《宋代江西研究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文史知识》2008年11期。

^④ 周榆华:《〈夷坚志〉反映的江西民俗》,《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郭丽冰:《〈夷坚志〉中的劳动妇女》,《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⑤ 青木敦:《健讼の地域的イメージ——11~13世纪江西社会法文化、人口移动をめぐって——》,《社会经济史学》,第65卷第3期,1999年;小川快之:《宋~明代江西地域における紛争 訴訟と社会秩序:産業と「健訟」の関》,东京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⑥ 熊小群、杨荣清:《江西水系》,长江出版社,2007年;《中国自然资源丛书·江西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章士美主编:《江西昆虫名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江西生态》(全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历史地理学者对动物也多有关注,如何业恒:《中国虎和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地理时间”的千年可说弹指一挥间,故当下之“环境”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